

散文

# “星龙”三题

■陶天富

星龙社区, 全名“星龙华缘”, 位于太昊路北侧, 是儿子到周口工作后, 带着我和老伴儿租住的新家。我们老两口都已年近八旬, 本该守着老窝儿颐养天年, 儿子到新的岗位不久, 却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 连称发现了最适合我们的“安乐窝”, 鼓动我们去住几天。前不久应邀而来, 小住数日, 果然感觉此地舒适而又不失淳朴, 大气而又不失亲切, 热闹而又不失清静, 宜居宜学, 一派和谐景象, 感觉好像是阔别重逢的家乡。流连于池边竹径, 聆听着笑语鸟鸣, 神清气爽之余, 让我忍不住要记上几笔, 告诉那些常常惦记着我的“新作”的朋友们。

## 小池边

邻居自豪地说, 星龙社区的规划设计出自名家。细品之下, 果然名不虚传。一入大门, 豁然开朗, 仿佛步入群山环抱的秀美山谷, 两旁楼群低且疏, 宛如山脉连绵; 对面楼群高而密, 恰似山峰耸立。间有小桥流水, 四周茂林修竹。远望高楼林立, 层层叠叠密不透风, 近看层次分明, 留白有余疏可走马。

正对大门的半月形水池, 是社区设计的点睛之笔。水池边的绿柳、香樟, 恰似长长的睫毛, 护卫着含笑的“眼睛”, 整洁漂亮的小广场, 就成了眼睛上方宽阔的额头, 干干净净, 疏疏朗朗。池水不深, 清澈见底。池中红鱼结成一群, 时而向东, 时而向西, 老不散开, 仿佛孩童天真无邪的眼眸, 流连顾盼, 活泼调皮。漫步桥上, 倒映水中, 仿佛是和那眼睛对视, 从对方的瞳孔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感觉几分神奇, 更多的还有亲切吧!

池边的小广场上, 常常是热闹的。从早到晚, 送走了跳广场舞的, 又来了打太极拳

的。这边轻歌曼舞, 那边刀枪剑戟。广场旁边有不少运动、游戏器械, 那里是孩子们的乐园。广场背后社区活动中心的巨大露天屏幕, 滚动播出着时事新闻和文艺节目、健康知识等, 热闹场中更增添了几分现代气息。小小的水池边, 是最能感受到社区脉搏跳动的地方。

## 竹径里

“宁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竹林在北方并不常见, 在这里却是真正的主人, 围绕池边广场, 蓬蓬勃勃, 郁郁葱葱, 你挨着我, 我牵着你, 密密地挤作一团, 连成一片, 在树木凋零、以灰褐色为主色调的冬天, 这么一大块儿浓得化不开的绿色, 怎么不让人眼前一亮, 心里一暖呢?

小区里, 爱竹的人有福了。且不说那一大片竹林, 各家窗前也被一丛丛竹子簇拥着, 拉开窗帘, 满眼是竹子的苍翠, 扑面是竹叶的清香。小路在竹林中间绕来绕去, 形状各异的告示牌上, 镌刻着咏竹子的诗句, 浅吟低唱之间, 不知不觉心静了, 气和了, 仿佛和那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声息相通了。

竹林更是鸟儿的天堂。清晨或者傍晚, 各种各样的鸟儿聚集在竹林里, 仿佛在举行盛大的聚会, 热闹的声音传出很远。驻足细听, 有的婉转动听, 有的啁啾浑厚, 有的滔滔不绝, 有的斩钉截铁, 各说各的理儿, 各唱各的调儿, 每天都是热烈讨论, 似乎总也没有达成一致, 最后的结果是, 早晨讨论饿了, 于是四散找吃的, 晚上讨论累了, 声音渐渐低落, 竹林慢慢归于安静。

## 人情味

白天, 送上上班或者上学的孩子们, 老人成了小区的主角。有的三五成群谈论时

事, 有的相伴相搀说点家常, 絮絮叨叨, 其乐也融融。这几天, 院子里迎春花开了, 黄黄的, 暖暖的, 亮亮的, 躲在一丛丛叫不出名字的枯藤老树中。爷爷奶奶牵着蹒跚学步的孙辈, 满心欢喜地指着那一条一条、一簇簇的黄花, 仿佛介绍着老家的亲戚: 你们一起好好地玩耍, 一起好好地长大吧!

小区的保安多是中年人, 态度认真而又和善, 像我们这样的新住户, 他们在路上碰见, 常常含笑答话, 有时还要聊上一会儿。他们大都是附近的村民, 有的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小区的环境好, 住户们和气, 待遇不错, 他们也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他们对每家住户、每栋楼房都很熟悉, 24 小时都有人值班, 院子里来了陌生人, 看上去没人去干涉, 实际上从大门值班到楼门警卫都盯着呢。就凭这一招, 小区多年来没有发生过治安事件。

最后说说食堂。没有山珍海味, 都是家常饭菜, 但也有与众不同之处。比如, 厨房干净卫生, 隔着大玻璃可以看到厨师操作的过程。餐厅明亮整洁, 不管是地面还是桌面, 很少可以看到菜渍油污。就餐者安静有序, 吃完饭各自收拾碗碟, 放到指定的位置。不管人多人少, 大家都是有序排队, 有说有笑。既然没有拥挤争抢之苦, 许多老年人就成了食堂的常客。要说那饭菜的味道, 我和老伴儿一致评价: 比自己做的强!

行文至此, 不觉心头涌出一首小诗, 录于文后, 题目就叫《星龙新居小唱》吧:

星龙华缘景怡然, 绿树成荫翠竹连。碧水如月映笑影, 鸟儿枝头情更欢。今日有缘初相识, 别梦依稀故家园。但愿此情能常驻, 何愁翁妪不百年。

诗歌



# 梅花 (二首)

■李新峰

梅花开时, 我不写小桥流水人家  
因为梅花, 已在一壶烧酒里  
煮出了诗意

梅花开时, 我不写飘落的雪花  
因为梅花, 已笑在冬天的枝头  
长出了精神

梅花开时, 我不写月朗风清  
因为梅花, 已是一种火焰  
烧亮了天空

## 二

我要在文字的乐土上种植梅花  
敲碎冰冻的世界, 将一切的腐朽  
化为神奇  
或许, 在窗前画一枚冷月  
有喜欢梅香的女子  
在听一个冬天的吟哦

雪地将一个故事推向高潮  
给这浮躁的人间以傲骨  
给苦疼的结尾点缀出笑容  
我必须将所有的现实焚毁  
在缓慢的叙述中才能接近完美

# 梅花

■王 伟

选择了冬天  
你就要忍受孤独  
在寒风里 在冰雪中  
孤寂的梅花铁骨铮铮  
你用忠贞凝成的朵朵血红  
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  
向季节昭示着倔强不屈  
你傲视寒冬的笑靥  
像一团火焰 一腔热血  
呈现你旷世的绝艳  
你不惧严寒  
默默地完成报春的使命

你是卓然挺立的奇葩  
你是风雪中绽放的生命  
你美丽的身影  
你脱俗的品行  
深深地吸引着文人  
有多少画家为你着迷  
有多少诗人为你痴狂  
那缕浮动的暗香  
穿越宋元 穿越明清  
氤氲着文人的情怀  
寄托一种精神  
传承一种文化

小小说

# 祸 根

■王海波



陈老太, 原姓李, 陈是嫁了丈夫后跟丈夫姓, 今年九十有余, 且身体健康。陈老太忙碌惯了, 闲不住, 平时还时不时地上山拾柴火, 下田干农活, 在家做家务。全村人都说陈老太有福相, 定能成全村长命百岁第一人。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全村人都说陈家人好福气。可老陈家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陈老太的孙子结婚十余年还没有生得一男半女, 这也成了陈老太的一块心病, 因此拜佛求孙自然成了陈老太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祈祷之虔诚不言而喻, 说有什么祸根全由她顶着, 只求陈家再添一个重孙。天长日久, 儿子、媳妇也跟着老太拜求, 一天都不落空, 但终是难了心愿, 然而又终究不知祸根归于何处, 所以也只能瞎忙活。

这天陈家来了一位远房亲戚, 且会排八字, 会看相, 是个半仙般的人物。陈老太做了大馒头, 包了大饺子, 还买了一瓶老白干款待这位半仙亲戚。一旁听闲聊的村中好事者提议: 何不让大兄弟排排八字, 看看相, 什么时候陈家孙子能添丁。

屋子里神圣而安静, 虽有几个不知好歹的捣蛋鬼忍不住连声催促半仙快算, 半仙还是显得那么镇静, 半闭着眼, 伸出手指, 缓缓掐算, 嘴里还念念有词——当然凡是听不懂的。半晌, 半仙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中睁开了眼, 张了张口没出声, 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陈老太一眼, 起身要走。

陈老太的儿子赶紧拉住了半仙的手央求着: “哥! 您说吧! 我为什么至今还抱不上孙子? 祸根在哪儿?”

半仙终于开口了: “老弟, 不是哥不说, 只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满屋子的人都失望了。

这会儿半仙真要走了, 陈老太的儿子、媳妇不死心, 紧跟了出来……

“你的宝贝孙子在你父亲那里呢! 除非你妈……你才会有孙子, 否则陈老太爷绝不会放手把重孙子交到你们手上……唉! 老弟你连这个也不明白呀? 交了重孙子, 你爹他老人家不是太寂寞了吗, 他要你妈去……”半仙说话吞吞吐吐, 故弄玄虚。

“那么……那么说……祸根就是我妈!” 求孙心切的儿媳妇还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祸根在哪儿? 陈老太的儿子、媳妇知道了, 看老太的眼神很怪。

祸根在哪儿? 几天后, 陈家大小小都知道了, 看老太的眼神很怪。

祸根在哪儿? 又几天后, 村中的好事者知道了, 看老太的眼神很怪。

祸根在哪儿? 没上十天半月, 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看老太的眼神都很怪。

最后, 连陈老太自己也就知道了: “除非我死了, 老陈家的孙子才会有儿子, 我才会有重孙。”陈老太看人的眼神也很怪。

不足一月, 陈老太不会上山、下田, 也不会做家务了。陈老太病了, 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又不足一月, 陈老太进殡仪馆, 进阎王殿了, 终于与陈老爷在一起了。

陈老太走了, 带走了怪怪的眼神。陈家松了一口气, 全村人都松了一口气, 甚至陈老太的儿子、媳妇的脸上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靥。

陈老太走的第一年, 孙子没有儿子。陈老太走的第二年, 孙子没有儿子。陈老太走的第三年, 孙子有了大胖儿子。半仙的话应验了, 老陈家成了传奇, 陈老太自然成了这一传奇的主人公。

陈老太走的第四年, 好事者终于透露了事情的真相: 那个大胖孙子是领养的, 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未婚的姑娘呢。

“唉——”全村人都叹息了, “陈老太哎——”